

又是一年二月二,又是一年“龙抬头”。走亲访友,觥筹交错的一个月过去了,这个年也就算过完了。年前利利索索的头发这会儿也长长了,人们都会赶在“龙抬头”这天理个发,讨个好彩头。

四十多年了,年复一年的二月二,我总得忙活几天,小时候给同学、小伙伴们剃头,参加工作后,给同事、朋友们理发,几十年如一日,乐此不疲。为什么人们非得赶在二月二理发,这还得从正月不能理发的习俗说起。

汉族男儿自古就蓄发,是轻易不能剪掉的,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”,不敢损伤,妄动。所以古时候“去发”的髡(读kun)刑,虽不在五刑之内,但也是一种刑罚。古时候只有奴隶才剪短发,所以髡刑虽然对人身没有伤害,却是对人精神上的极大侮辱。尤其在古代,阶层分工明显,这种刑罚施予士人身上,更胜于杀掉他!三国时曹操策马误踏民田,违反了军纪,他要执法官为自己定罪,被执法官拒绝。曹操要举刀自尽,被众人劝住。于是,他就用剑割断自己的头发说:“那么,我就割掉头发代替我的头吧。”为《三国演义》作注的毛纶和毛宗岗父子看到这里大骂曹操真是奸雄:“好你个曹操,死刑你就这样给免了”,话虽在理儿,其实包含着对曹操的误解。

正月不理发还是出于养生的考虑,《黄帝内经·四气调神大论》“春三月”中就有这样一段话:“被发缓形,以使志生,生而勿杀,予而勿夺,赏而勿罚,此春气之应,养生之道也;逆之则伤肝,夏为实寒变,奉长者少。”披发缓形是应对春天的生发之气,逆之则伤肝,剃头无异于剃命啊。但是,整个春三月都不理发的话,人们又实在受不了长发的困扰,于是就有聪明的人想了一个办法,“只是在正月不理发”。在中国人的智慧里,对老祖宗的一些严苛的清规戒律总有变通应对之策,曹操的割发



▲ 1977年,小学生正在班级理发店为彼此理发。



▲ 制同化色彩,因而爆发了“一场强硬的”清多尔袞颁发的剃发令,带有强烈的“头发革命”。

【泉城忆旧】

□吕允山

从『正月里不理发』说说理发那些事儿

者向逆命之寇,必责重罪。”这种强硬的头发革命遭到了民众,特别是江南民众的反对,有人认为将头发剃掉是对自己人格的莫大侮辱,他们宁死也不剃发,甚至高呼:“宁为束发鬼,不作剃头人”,希望通过反抗的力量让满人有所收敛。然而,大清皇帝自然也没有因此软弱下来,随便找了个茬儿,就接连出现了“扬州十日”和“嘉定三屠”等悲剧。尤其是“嘉定三屠”,在短短的两个半月内,因为一个剃发令而引发的战争,竟造成嘉定三次被屠城,死亡两万多名军民。自此人们不再高喊“头可断,发不可剃”的口号了,而是以“正月不剃头”来表达对明王朝的思念,意思就是“思旧”,后来不知怎的就讹传为“正月里剃头死舅舅”。所以年前催着你理发的那个人保准是你妈,借用当下时髦的一个句式——有一种头发长是你妈觉得你头发长。其背后的忌讳,不用我明说了吧。

还有一个阶段把理发打上政治的标签,那就是“文革”时期,以及“文革”后的几年里。那时候头发长一些,留个稍有个性化的发型,什么爆炸头、大波浪、菊花顶,都属于“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而被批判。记得最严厉的时期,每个车间都要派一个理发员在厂门口待命,车间领导负责检查,凡是不符合规定的,现场就要剪短,否则不能进厂上班。由于我有一手理发

的技能,时不常地被车间领导抽到厂门口给时尚小哥剪头发,弄得许多年轻的同事见了我就翻白眼,当时真后悔学了这门手艺。

说起来我学理发比较早,大概十三四岁就学会了。整套理发工具就是一把双箭牌的推子,一把理发剪子,还有梳子,毛刷和一个白布围裙,全部家什儿都装在一个墨绿色木盒子里。

记得那时每年的二月二这天,是我这个小小理发匠最忙的时候,街上的半大孩子有自己找来的,或由爹妈拽着来找我理发,我这里免费服务还不用排队,小伙伴们一看有人理发,他就先跑出去玩一阵子再回来。就这样一天能推十来个头,当然了街坊邻居也不让我白忙活,顺便买个铅笔本子,饼干零食犒劳一下我这小理发匠。

那时街坊邻居的生活条件都不太好,孩子多经济负担重,生活开支能省则省,于是找我来理发的小子们也很多。家长们也鼓励我说:“大胆干,理不好还理不秃吗,剪短了就行,实在不行就推成秃子。”有这话在,我就放开胆子拿街上的孩子们的脑袋练起了手艺,一个暑假下来,街上的这些半大小子都成了“一休哥”。经过十几个义务“头模”的演练,基本的理发要领掌握了,特别是练就了一手专理平头、圆头的好活。

打那时起一直到我们搬家离开老街,街上的小小子们没断了找我理发,特别是春节前的二十多天,以及二月二前后,几乎每天都要理上几个头。街坊们都夸我是个热心人,听着家长们的声声“谢谢”和随手递来的一个本子几个糖块,心里美滋滋的。

刚参加工作我少言寡语,是理发的技艺让我很快拉近了和同事们的感情。车间里有会理发的老职工,但是由于年龄较大了,大家都不好意思麻烦他们。我却不同,新进厂的学员,他们支使我理所当然,我也乐得为大伙服务。通过理发拉近了距离,逐渐地都愿和我聊几句,也就慢慢地改变了我沉默寡言的尴尬境地。在几十年为他人热情服务的同时,我也获得了大家的帮助,在厂里调动过许多车间、处室,遇到的同事都是携手相助,绝少有人出难题。我想这就是“赠人玫瑰,手留余香”的作用吧。

人们都说“艺不压身”,学到手的手艺,随时都能派得上用场。前年我单位一个年近八十的老同事颤颤巍巍地过马路去理发,一番寒暄交谈后我主动承担了上门给他理发的义务。两年多了,如今老人已经病得出不了门,只要头发长了就打电话叫我,而我也乐得为他人做点啥。同事、同学、邻居之间相处不就图个有难同当,和谐互助吗!

大明湖畔·小小说征文
投稿邮箱:lixiaozuo@163.com

天降馅饼

□一

物,有人进来问:“大嫂,有泡子吗?”慧兰一看来人,身高体胖,瞪着牛一样的眼,头皮光光的。

慧兰忙说:“有有,是这种吗?”说着摘下泡子递给光头。

光头拿过泡子,高兴极了:“大嫂,我可找到了。老板叫我出来买泡子,我在这一带转悠好几天,就是买不到,好不容易在你这碰到。”

慧兰问:“大兄弟,你买泡子干啥用?”光头比画着:“开山,老板在你们这里刚包一片山,用泡子点药。大嫂,你这泡子怎么卖?”

慧兰多个心眼:“大兄弟,给多少?”光头估量手里的泡子:“正常价,八分钱一颗。”

慧兰心里一喜,表面不动声色:“一毛一颗。”

光头摇摇头:“太贵,太贵。大嫂,行就八分钱一颗,我要你一千张。不行我到别处看看。”

慧兰心跳得厉害:“行行,可是当时没有这么多。”

光头挺着急的样子:“急着用,等不及。”

慧兰忙说:“明天,明天行不行?”光头想了想:“明天这个时候我来。”

慧兰多一个心眼:“你不来呢?”

光头从兜里掏出些钱:“大嫂,你放心,这是一千块钱,算定金。”

光头千叮万嘱咐一番,告辞而去。慧兰找到那张名片,拨那个手机号,还好,一拨就通:“俺要泡子,一千张,明天不行,下午行不行?好好,下午四点,俺等你。”

现钱,要这么多,再便宜点。四分一颗行不?好好,四分,现钱。贷款两万,行,俺准备好,就这样。哎,别忘了,下午四点交货。”

放下电话,慧兰心咚咚直跳,心想不会是做梦吧。用手拍拍额头,疼,慧兰知道不是做梦。下午四点准备两万块钱的贷款,明天一早就变成四万,这是实实在在的。对,赶快去弄钱。

慧兰关了店门,从柜子里拿出存折,上面有一万两千块钱,这是慧兰准备给儿子小强上高中用的。慧兰一点也没犹豫,拿出存折就往信用社跑。从信用社出来,慧兰直奔娘家,借了八千元。

慧兰揣着两万块钱回家的时候,卷毛和另一个人在家门口等着了。卷毛笑嘻嘻地说:“大嫂,下午有事,货提前送来了,你看看。”另一个人提过两个大包。开了店门,慧兰清点一下,确实是一千张泡子。慧兰把两万块钱交给了卷毛。

卷毛收起钱,说:“大嫂,有事打我手机。”卷毛和另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溜烟跑了。

慧兰看着眼前的一堆泡子,想:有了钱,小强上大学都不怕了;给国庆买辆摩托车,省得人家瞧不起;婆婆的病也该好好看看了;大门影壁也该贴上瓷瓦漂漂亮亮的。慧兰真高兴啊。

第二天,慧兰早早开了门等着。

太阳升起的时候,光头还没来。太阳落山了,光头还没来。下大雪的时候,光头还没来。

慧兰想找条路逃出去,可是无路可逃,就经常望着堆在墙角的泡子发呆。



集联

□邵一劭

近读陈寅恪翁《柳如是别传》,得钱谦益“初学集”贰拾下东山诗集肆“嘉禾司寇再承召对,下询幽仄,恭传天语,流闻吴中。恭赋今体十四韵,以识荣感”句:

“尧年多甲子,禹甸少风尘。”

笔者以为绝佳,堪称工整一对联。此处既现“尧”、“禹”联,何不再拉一“舜”,做成一个横批呢?如此,尧、舜、禹,因缘具足地“禅让”在了一起,岂不快哉?

于是“舜耕历山”出。“舜耕历山”,当然也是有出处。

如此,一副完整的上下联以及横批就全都有了,丹书,榜书,大书特书,不亦乐乎!

上联:尧年多甲子

下联:禹甸少风尘

横批:舜耕历山

浑然天成,快哉快哉!